

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在六十四卦中，凡是有坎卦的卦，坎的当中的那一爻，几乎都是吉利的。另一种解释，坎的中爻，正象征通过了危险而达到目的。因为坎卦，无论在内卦还是外卦，它的中爻都是在这一卦的当中，如果是在内卦的话，这一爻是第二爻，坎在外卦则是第五爻，都是在当中，是好的，是中正之爻。所以本卦六四的象，意谓有超越危险的本领，同时它也得到初九的帮助，因为六四是阴爻。再就等待和需要来说，等待到最紧要的关头，也是最危险，因为紧要的关头才是成败的所决，有出血的代价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。从这些体念，让我更深深地觉得，易象、易理颇值得深玩。文王所系的字固然是就他的体念所写的，我们不应该泥于文字，但文王之辞，是就象所系，都有落实和空灵的两层意思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没有把我们的路挡死，可以让我们凭自己的智力、智慧和经验去理解，正如真正中国的禅师，从来不会给学生说破，都是让学生自己去悟。拿这个洞穴的穴来说，可以解作穴居的房子，也可以解为陷人的坑和危险的信号，究竟如何去解，见仁见智，知浅者见浅，知深者见深。

我曾说过，进入了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根爻，就是进入了现象界。而现象界的一切，是落实的、具体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但中国哲学寓形而上于现象，中国哲学是把形而上放到现象里的，西方是形而上和现象分开的，中国是形而上和现象打成一片。这一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因此在中国哲学的范畴，现象界中依然有形而上的天地。《易经》的卦辞，便提供给我们这一天地。我们虽然进入了现象界，却不要泥

于现象。由于现象是变化的，因此《易经》的形而上之道也是变化中的不变，也是活泼的。这与西方的形而上不同，西方的形而上讲 being, being is being, 非常权威，非常固定的。西方的形而上学是抽象的，抽象得不容我们体验，《易经》的形而上则不然。虽然在《易》卦之前，是无私、无为的境界，是超脱现象的，可是却可以休养，进入了现象之后，仍然可以以自己不同的智慧、经验，做形而上的鸟瞰，反观以突破形而上的障碍。比如，你占出某一爻，爻辞告诉我们，这是凶，或者有悔，这是爻象，是现象，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从这险象中转出来，这就是形而上天地中，有回旋性，也就是可转化性。所以，易理的形而上是活的，是抽象又具体的，是无思又有感应的。

我对《易经》的理解，也就是说，并非百分之百都解得通，仍有百分之五的地方，我自己也有疑问，我可以选择《易经》中最好的来解释，但自己仍然感觉不满意。就是这百分之五的地方，我每次读《易经》，每年教《易经》，都会有新的看法。这不只是说我对《易经》的创意，而是说我的看法、我自己的思想经验，与《易经》产生了激荡与回应，而把我的思想中许多东西释放出来。这百分之五的问题，是易象中最危险的地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地方，是我们的模式。为什么讲了蒙卦之后，要讲需，需就是教人如何求需，教人如何“濡”，濡染你的德性，教育是百年的工作，等待之重要可见一斑。

讲完这篇文字的要点之后，我又写了几条对需卦的看法。我说本卦主要的意思，在等待，但等待并非空等，而是有所需。“需”在身体上就是物质，在心灵上就是精神。“需”，并不是浅薄的、低劣的需要，而是能濡染我们的精神，修养我们的德行。第二，在等待中，内卦三根爻，说明了充实而有光辉，可见等待并非痴痴地等，而是内部有充实而完成的意思。第三，本卦的等待，并非坐在那里等，而是要一步步走着等。这是我当时写下的感想。现在回过头说我自己，我自己到了美国来，就是第四爻。前面三根都是阳，就是我在中国台湾地区时很好，拿了博士，做了系主任，也写了好几本书，这三根爻很充实了。但为什么到了第四爻有这个转变？有学生问我，为什么到美国来，在台湾不是很好吗？很多人知道你，买你的书，到美国来，在一个小研究所讲课，一个班只有十几个，甚至五六个学生听你的课，没有人知道你，为什么不回去？我就回答了，你们看过我那篇文章——《易经与孔子》，如果我现在还在台湾，四十年了，我在台湾的发展，还是一个模型的发展，只是一个走学术的路子，我对《易经》如果有注解的话，也就是把考据加上儒家的注解，加以融合。就像我那位很有名的同学，四十五年来写《易经》的注解写到现在，大概也快完成了，他是旁征博引，这是他的研究方法。如果我还在台湾，走学术的路子，这就是一条规定好的路子。不然我还有一条路，年轻时我在大学写了两本散文集——《人与路》《人与桥》，当时在报纸上发表，影响挺大。这两本书讲哲学与人的生命，很多中学老师买去做中学生的教材。这是因为我在师范大学文学系，所以可以往哲学、文学的方向去发展。如果在台湾，我不走学术

的路，我还可以走文学的路，那我可能要改行，这是一个转变。这个转变出来，是不是我要再写一本散文集呢？我不敢讲。因为我那两本书，是大学二三年级时写的，那时很有灵感，现在我再看，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了，因为我现在的思维是一板一眼，很有逻辑，不像那时候意气风发、很有激情。所以这条路走不走得通，还是个问题。我在台湾，只有这两条路子。

到了美国来则不然，到了美国后我开辟了另一条路，因为我在整体学研究所，所里几乎都是心理学的系，我的学生大半是心理学的学生，虽然我教老庄、禅宗，教中国哲学史，教《易经》，但是这些心理学的学生，会提出很多问题，逼着我去反思，把中国哲学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。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新路子，在台湾我很多研究哲学的朋友也都没有走过这个路子。因为在台湾，哲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学科是互不往来的，甚至互相批评；心理学的学者批评哲学没有用，说谈那些观念的游戏没有用；哲学学者则批评心理学太肤浅。现在很多搞哲学的，尤其是西方哲学，讲的东西人家听不懂。这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的批评，在西方也有很多文学家挖苦研究哲学的人。我记得有个例子，是谁说的我忘了，说哲学就是这些学者把眼睛蒙起来，在一个黑暗的、没有猫的房间里，去抓一只猫。这话很切实。因为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但两三千年来，你看西方的哲学，有没有研究出一个真理来？没有。他们都在讲认识论，讲研究方法。就像捕鱼，他们拼命在织网，把网织得很漂亮，有金丝银丝，却忘了捕鱼本身。知识论很丰富，忘了真理。这是西方哲学的毛病。中国哲学近百年来，就走西方哲学的路子，把中国哲学也讲得让

人家听不懂。到美国来，我受到了挑战，出血，心理学的学生听了我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，就抓住我要问我问题，我就反思，因为我认为这些学生的问题很重要，我只有返回去看中国哲学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。所以我最近写了几本书，《哲学与人生》《整体哲学与人生》，都是将中国哲学和心理学放到一起讲的。在这条路的一开始，我跟那些学生说，西方哲学是 thinking，在脑子里面想；而中国哲学是 thinking in your mind，是在心里面想，是温暖的。这是我当时的看法。二三十年以来，我逐步走上了这条路，后来写了一本《心与我——整体生命心理学》。如果在台湾，我不知道整体学是什么，我也不会了解心理学，更不要说知道整体生命心理学，也不会用转化，因为在台湾我从没有用过转化，虽然庄子讲化，但没有“转化”这两个字，而现在我给诸位讲课，讲应变学，就是把“转化”二字拿来应用。这种看法，这种做法，在台湾根本没有，不可能走上这条路的。这就是说到了六四，我进入了危险，文化的冲击，语言的困境，各种问题，使我出了血，出了血就有了亲身的体验。以前的《易经》在台湾都是文字的，我要找《易经》的注解，都是文字的。到了美国，这套东西要被迫丢掉，逼着我从自己的体验里面去找到答案。所以，流血。后来我又想到，流血的重要，当然不是流血而死了，“出自穴”，从危险的地方跑出来，流血。我们一般人知道，身上长个疖子，要把它划破，将脓血挤掉——流血是一种治疗方法。这就是我对六四这一爻的看法，是我的个人体验。我把《易经》回归到内心，《易经》不是一个外在的解释、外在的考证，而是活泼泼的心上的功夫。



九五。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
现在看九五。“需于酒食”，酒食是象征，代表目的，是说等待、需求达到了目的。“贞”，把握正道，即诚。九五是诚，把握你的诚。达到目的之后，还要把握诚，利用你已经达到的东西，以诚待之。



上六。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

上六是坎卦的最高处，也是最危险的。“入于穴”，坎卦就是穴，是陷阱，是坑，掉进去了怎么办？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，这三个人指什么呢？如果从象来讲，就是前面的三个爻——初爻、二爻、三爻。这三根爻来了，“不速之客”来了，怎么对付它？以敬来对付它。“敬”字在儒家的体系里很重要。《论语》里孔子一再强调“敬其事”，做任何事，要存诚敬之心，诚和敬是可以相通而用的。我曾在我的书里写过一个故事，是关于程伊川（程颐）的。有一天他在船上，突然大风来了，船颠簸得很厉害，别人都非常恐慌，只有程伊川在那里打坐，后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镇定，他说打坐时，心里存了一个“敬”字。我讲过，宋明理学的打坐，不像禅宗所说的“无我”，理学家只存两个字：一个是“诚”，一个是“敬”。诚是对自己来讲，敬是对外面来讲，就像需卦九五得到了酒食，跟别人共享。敬是敬酒，达到需求后要跟人共享，才会“终吉”。举例来说，你创办的事业，到了这一爻，

需求最高，也就是事业达到了最高峰，赚了很多钱，这时你要敬之，要把你所满足的需求、所得到的东西，跟人共享，不要一个人独享，利己的同时，也要利他。不要独善其身，而要兼善天下，这就是敬的意思。

最后，我做一下总结，不一定是讲需求，而是这一卦可以用的各方面。

第一爻，要有恒心。

第二爻，要有耐心。

第三爻，不要自己陷进去，掉到泥沼里。

第四爻，要面对险，去解决，不要逃避。

第五爻，把握正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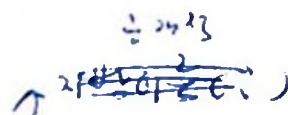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爻，要与人共享。

这是需的六个做法。大家追求需，你有你的需求，我有我的需求，需求达不到平衡就有冲突，于是便有了讼。

讼卦（䷅）第六



扫一扫，
进入课程



“讼”字，言之于公，是在公众的地方讲话，把问题公开，所以是诉讼、打官司。讼卦内卦是坎，外卦是乾，和前面的需卦互为综卦，需卦是乾在下、坎在上，讼卦则是坎在下、乾在上。六十四卦里面，有八个卦是自综，譬如乾、坤二卦，倒过来还是乾、坤。这八个卦，上下倒过来还是同一个卦，可以和下一卦两两之间互变，阳变阴、阴变阳，成为对方。除了乾、坤之外，还有颐卦、大过卦、坎卦、离卦、中孚卦、小过卦六卦。

倒过来的卦，有时候和前面的卦意思相连。像前面的需卦讲得不到满足，就要打官司，要诉讼。为什么这六根爻有讼的象征呢？上卦乾，天，是往上走；下卦坎，水是往下流，天和水不相和，阳和阴不相遇，背道而驰，意见不同，自然会起官司。这是一个象。另外一个象则是里面的坎是危险，外面的乾表现很强硬，这就是争斗打官司的象征。外强内险，这也是打官司的原因。

这两个卦叠起来，产生讼。讼一般来说是官司诉讼。孔子对官司一事就有看法，他说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意思是说，听别人的官司诉讼，我和别人没什么差别。但孔子接着说：“必也，使无讼乎？”重要的是，使大家不要有诉讼，不要有官司。所以孔子强调用道德来解决问题，不要由法庭来解决。

孔子自认为，他断案不会比法庭庭长高明多少，他的高明是以道德来解决问题。可见，讼不是一个好事情，是负面的。那文王为什么写讼呢？文王后来做了周朝的君主，旁边的小国家遇到什么争执都跑去找文王仲裁，让文王来替他们解决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：“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、芮之人有狱不能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。虞、芮之人未见西伯，皆惭，相谓曰：‘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祇取辱耳。’遂还，俱让而去。诸侯闻之，曰‘西伯盖受命之君’。”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，当时文王会帮周围的小国家解决“讼”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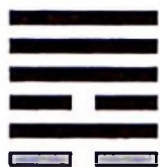
讼卦除了官司，也可以引申为意见不合，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。夫妻之间意见不合，也是讼，不一定要到法院打离婚官司。现在有些电视节目帮家庭解决婚姻问题，也是讼。再往大一点说，讼是我们的观念、意识，即所谓的意识形态，这个就非常广了，宗教、国族的意识形态都属于讼。



讼。有孚，窒，惕中吉，终凶。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

卦辞第一个就是“有孚”，要有诚意。这一卦里没有“元亨利贞”的任何一字，可想而知，这一卦不是完美的，是有缺陷的，是不得已的。所以，第一要有诚。但是“孚”这个诚，被窒息了，才有讼。“惕中吉”，“中”是指内心，就卦来讲，第二爻是内卦之中，第五爻是外卦之中，这两根爻都是阳爻，都代表诚。第二爻的诚，也许是指诉讼者的诚，自己要有诚；第五爻的诚，是指法官，主事者的诚。诚一方面是内心，同时也是要求法官执法要

诚。内心如诚，则吉。“终凶”，如果一直坚持诉讼到最后，有凶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大人就是九五，如果碰到一个好的法官、好的执法者，以诚待人，以诚来宣判，则利。“不利涉大川”，内卦是坎，代表大川，有危险，不利于去冒险。



初六。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初六是阴爻，位不当，所以有讼。“不永所事”，所做的那些事，遭受阻碍，受到了人家的破坏，不能永远坚持。“小有言”，就是有别人的批评，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。“小”就是稍微，稍微有别人的闲话、批评、抗议。这是诉讼的开始。为什么“终吉”呢？是从象来说的，因为初六和九四，一阴一阳，虽然位不对，但有感应，故吉。

也就是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碰到意见不同的人对你批评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看得太重，意见不同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反省的机会。我在讲“应变”时提到，当你开始听到逆耳之言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为什么批评；第二要反省自己，是不是正如他批评的有错误，这就是诚；第三，你要采纳那些善意的批评而懂得转化。所以，这一爻，讲的就是意见不同、小争执，没有关系，反而能让你们互相更加了解。夫妻间从来没有争执，反而是问题。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我以前上学的大学，有一个文学系的女老师，非常有才华，会讲话，她的先生是体育系的教授，什么都顺着她。后来这位女老师要离婚，理由是，他什么都顺着她，生活没有趣味。可见，生活中有一点小摩擦没有关系，初爻开始时有点儿小